

拉哈特·侯赛因(Rahat Hossain)在一场青年起义中为救朋友几乎丧命,这场起义后来成为孟加拉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事件之一。

# 孟加拉国:Z世代推翻独裁者,为什么老牌政党却被认为会赢得大选?

在推翻国家领导人的革命过程中,一段他试图将遭警方射击的伊曼·哈桑·泰姆·博伊安(Emam Hasan Taim Bhuiyan)拖至安全处的影片在网上疯传。

2024年7月20日镇压示威期间,24岁的侯赛因与19岁的博伊安在达卡一间茶档避难,但警方将他们拖出、殴打,并命令他们奔跑。

博伊安遭到枪击。

看到他倒在地上后,侯赛因开始拖着他撤离,但警方持续开火。侯赛因感到一发子弹击中自己的腿。

“我不得不把他留在后面。”侯赛因说。博伊安其后在医院被宣告死亡。

这类暴力事件成为学生主导示威扩大成全国抗议的导火线,而其核心地带在首都达卡。不到两周,政府被推翻,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逃离国家。

依照联合国的数据,示威期间多达1,400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死于哈西娜下令的安全部队镇压。

哈西娜倒台曾被视为新时代的开端。

这场起义被认为是全球一系列Z世代中的第一场的抗议,也是最成功的一场。

孟加拉国的一些学生领袖之后在过渡政府中担任要职,试图塑造他们曾为之走上街头抗争的国家。他们被寄望于在该国未来的治理中扮演角色,此前国家已由哈西娜领导的民族人民联盟(Awami League)与竞争对手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 BNP)轮流主政数十年。

然而,随着下周大选逼近,学生们新成立的政党严重分裂,运动中的女性大多亦被排除在外。随着人民联盟遭禁,其他历史悠久的政党正填补这一政治真空。

侯赛因加入2024年的学生主导示威——这场运动集合年青男女、世俗派与宗教派人士——最初是为抗议公务员职位的新配额制度,但当示威演变为“结束专制统治”的“共同目标”时,他仍持续参与。

然而,他告诉BBC,过渡政府未能实现他所盼望的“以和平、平等、正义与公正为基础的美丽孟加拉国”。

他并非唯一认为由学生主导的国家公民党(National Citizen Party, NCP)缺乏经验的人。相反,他对另一个更老牌的政党印象深刻: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

这是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过去曾是小型执政联盟伙伴,但在2026年2月12日大选前夕——人民联盟遭禁的背景下——迅速获得支持。

伊斯兰大会党成立于1941年,该党一直受到其在孟加拉国于1971年自巴基斯坦独立战争期间立场的牵连。当时有数十万人死亡,超过一千万人逃离家园。该党部分政治人物被指控与东巴基斯坦方面合作。

但这段历史似乎并未困扰侯赛因,他认为伊斯兰大会党已经现代化。



谢赫·哈西娜下台后,达卡街头出现了色彩鲜明的涂鸦。

“伊斯兰大会党以各种方式支持了7月起义的同志和学生,”他解释。

伊斯兰大会党(Jamaat)领袖沙菲库尔·拉赫曼(Shafiqur Rahman)告诉BBC,该党承诺终结腐败并恢复司法独立——在一个腐败程度长期居高不下的国家,这些主张难以实现,但仍引起许多人的共鸣。

位于达卡的南北大学(North South University)教授陶菲克·哈克(Tawfiq Haque)指出,多数出生于1971年之后的年轻选民,能将伊斯兰大会党与其历史切割,也不视之为红线。

“这是一个世代议题,”他说,认为年轻人不想被“困在这场争论之中”。

相反地,这些年轻选民将该党视为哈西娜统治下的另一个受害者。

据哈克所言,该党被禁止参政,许多政治人物亦被监禁。

不只有侯赛因转向支持伊斯兰大会党。在去年9月于孟加拉国顶尖大学举行的学生选举中,获得其学生组织支持的候选人以压倒性优势胜出,此次投票被视为国家民意风向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孟加拉国独立以来,伊斯兰政党首次赢得享有盛名的达卡大学生会的控制权。

这同时也是学生领袖面临困境的首个主要征兆,因为在这个国家大约有四成选民年龄在37岁以下。

备受争议的妥协对国家公民党(NCP)的不信任对学生领袖而言是一大打击。

“我们原本希望表现得更好,”27岁的阿希夫·马哈穆德(Asif Mahmud)承认。他曾任过渡政府顾问,现为国家公民党选举委员会主席。

但他表示胜算本来渺茫,“过去50年只有两个政党领导孟加拉

国……我们正在努力证明自己。”

因此,国家公民党作出选择。去年12月,他们宣布与伊斯兰大会党建立多党联盟。

与伊斯兰大会党一样,国家公民党承诺根除腐败。其政纲还包括其他面向年轻选民的主张:为在起义中受害者的家属伸张正义、将投票年龄降至16岁、以及透过税制及经济改革创造就业。

马哈穆德表示,国家公民党需要伊斯兰大会党的基层力量,即使双方在某些议题上不同调。“我们始终强调我们不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他说,“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联盟。”

但在伊斯兰大会党让国家公民党推出的30名候选人中,只有两位女性。伊斯兰大会党自身推出的国家公民党名候选人全部为男性。

这一妥协被国家公民党高层女性成员如塔斯尼姆·贾拉(Tasnim Jara)称为“道德底线”,因此她与其他数人已退出该党。

“他们就是想把我们将排除在外,”现年25岁、曾协助领导示威的学生希玛·阿赫特(Shima Akhter)说。

尽管女性在起义中扮演重要角色,希玛指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领导的过渡政府仍大多由男性主导。

“女性在哪里?”她问。起义之后,希玛和其他女性行动者成为社交媒体攻击的目标。

“有些迷因影片极度暴力、令人沮丧,”她回忆说。“我们被羞辱、被嘲弄。”

影片开始流传,嘲讽她们的智力,声称她们的婚姻前景已被毁,甚至有人因希玛的肤色而攻击她。

两个政党都否认排挤女性,并表示女性候选人偏少是孟加拉国“社会结构”所致。

伊斯兰大会党沙菲库尔·拉赫曼(Shafiqur Rahman)补充说,他

希望情况会有所改变。

希玛则将此一说法斥为“只是父权藉口”。

她倾向支持孟加拉民族主义党,该党在250多名候选人中推出了10名女性。“比糟的好一点,”她说。

家族王朝政治会一直存在吗?国家公民党缺乏支持,加上人民联盟(Awami League)被禁止参选,同时也让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受惠,后者已重新包装自己为自由民主力量。

在人民联盟执政期间,数以千计的民族主义党支持者与高层成员被监禁,如今民族主义党是参选的最大政党,并进一步挤压学生政党的空间。

与人民联盟类似——其领袖哈西娜是被视为国父的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之女——民族主义党也与政治家族紧密相连。

民族主义党新任领袖塔里克·拉赫曼(Tarique Rahman)是已故卡莉达·齐亚(Khaleda Zia)的儿子,齐亚是孟加拉国首位女性总理。齐亚本身是在其丈夫——一名前总统——在军事政变中遭暗杀后上台。

“是否来自政治家族并不相关,”前民族主义党商务部长、现任候选人阿米尔·卡斯鲁·马哈穆德·周德里(Amir Khasru Mahmud Chowdhury)告诉BBC。

讽刺的是,这个政治家族王朝的延续全赖学生起义——起义后,塔里克在自我流亡17年后才得以回国。哈西娜下台使他与其母亲得以洗脱他们坚称具有政治动机的贪污指控。

塔里克批评伊斯兰大会党利用宗教情绪争取选票,并承诺推动经济与民主改革,以及建立一个“彩虹国度”,透过新的“全国和解委员会”协助国家跨越分歧。

哈西娜执政孟加拉国15年,期

间推动经济进步,但也日益加强压制反对派,包括出于政治动机的逮捕、失踪与法外处决。去年,她因2024年镇压事件被孟加拉国战争罪行法庭判处死刑。

在流亡期间,她谴责对人民联盟的禁令。其他多名人民联盟的高层领袖也与她一同在印度避难,部分人则在国内被捕。

BBC与一名该党正在躲藏的地区领袖通话,他表示:“在排除人民联盟的情况下,不可能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

他警告说,如果哈西娜下令,该党及其支持者将会“抵制”选举。

“如果她决定人民不应该前往投票站,我们就不会前往。如果她说必须阻挠这场选举,我们会阻挠。”

下周投票结束后,学生们将会知道,他们的革命与所付出的鲜血是否值得。

在达卡贾特拉巴里(Jatrabari)天桥下——他失去好友的地方——侯赛因仍在等待所有涉案警察的审判结束。

博伊安的父亲本人就是一名警察。

当他辨认儿子的遗体时,他打给部队中的一名高级官员,问道:“长官,杀死一个男孩,需要多少发子弹?”

侯赛因说,他仍然被好友遭枪击的那一天所困扰。

在全国网路恢复后八天,他看了那段影片。“整段尖叫声我都能听见……我一直哭。”

一年后,他在8月5日与其他“起义同志”一同纪念哈西娜被推翻一周年。

但侯赛因承认,他们所期待的“新孟加拉国”尚未出现。他认为,只有在民选政府改革国家之后,这一切才可能发生。

“你不能期待从酸豆树上长出芒果。”他说。